

随笔 桃花溪

周华诚

我们是在一片干枯的河床上聊到南宋园林的。河是桃花溪。桃花溪从遥远山谷里逶迤而来,环抱这一片村庄。枯水季节,河床裸露,大型机械设备在河床中轰鸣工作,这是桃花溪的疏浚工程。

此时溪滩荒枯,河水都去了哪里,是不是隐藏到了地下?在一年当中的某些季节,桃花溪水疯涨,你都无法想象眼前这条小小的干枯的河流,曾爆发那么大的能量,犹如一万匹狂野之兽汇聚奔来。

我们不再聊园林,这河床里的沙石被翻开,几辆卡车轮番把沙石运送到别处去。桃花溪的世界已被搅动起来。桃花溪里,短暂的一两年内,恐将不会再出现青蛳了吧?

桃花溪与龙潭溪在此汇流,两溪交汇处,有一座废弃的石拱桥。我们站在石桥前惊叹它的建造工艺。数十米跨度的河上,石桥凭空建造,没有一根柱子,只是依靠石与石的某一些角度的叠合与累加,这需要非凡的技艺。

作为建筑师的赵统光,对着古石桥看了半天,这石桥根本无从计算结构力学,完全凭借石匠的经验技巧来完成。石块与石块在拱形的切面里挤在一起,它们受力越大,叠加越厉害,桥反而越加坚固。这不得不令人惊叹。

同样凭借经验与技巧在这个村庄存在的,还有一座长长的木桥。我从小上学要穿越大片稻田,紧接着是这座长长的木板桥。这桥真的长,十几节桥板相连,每块桥板由八九根木头拼接(每次读到“鸡声茅店月,人迹板桥霜”时我就想起它)——木桥现已不存,而小学校也已废弃。

三十年前的小学同学,前几天我们居然见面,他如今是三位孩子的父亲。我们坐在一起喝酒,隔着三十年时光回忆起小时候的故事。小学校的屋檐下,悬挂一截三角铁。敲击那块三角铁的,有时是一把柴刀,有时是一根铁槌。

李老师掌握敲击的力量与节奏——敲得又重又急的是上课铃,敲得轻而缓的是下课铃。听到又重又急的上课铃,我那位小学同学便从家中跑出,在一分钟内,他能赶在铃声消失之前坐到那张摇摇晃晃的课桌前。在酒桌上谈起这些,这位同学说要回去寻找那块三角铁。

河流蜿蜒,左岸是一大片幽深广袤的水稻田,也是我的村庄。我与赵统光沿河行走,进入山谷。这是一片稻之谷,村舍如星星般散落各处。望着这草木枯黄的景致,统光感叹这太美了。

川端康成说过,人感受美的能力,既不与时代发展同步,也不随年龄的增长而递增。有的美,只会被某些人发现。这几乎是一定的——我曾好多次走进这个山谷,走过这条道路,但是这一次感受如此不同。

这是一条童年的道路——河流依旧,田野依旧;但是道路上的人已经不一样了。放在从前,还真的不一定能发现这些美。现在不同了——我们想要做点什么,让村庄里的美好,能在这个时代传播出去,给更多的人知晓。如果他们都来看看这个村庄,以及村庄里的这片水稻田,那也很好。

我们走过一些村舍,翻了一座山,穿过大片梯田和竹林,总共走了六公里,一直从一个叫五联的村庄走到一个叫天安的村庄。田野,学校,记忆中的木桥,废弃的三角铁,鸡鸣狗叫的村庄,显得意味深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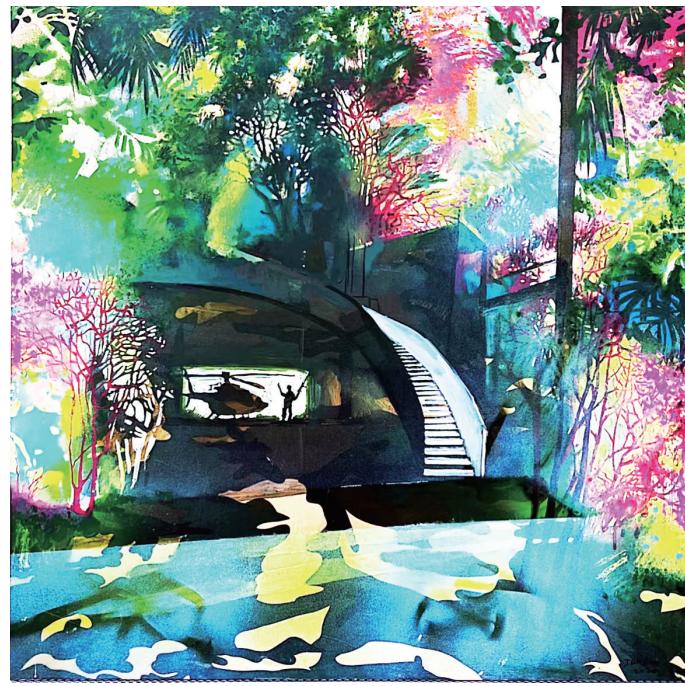
纪实

正面强攻不行,就“抄后路”。“康普顿散射”主要在朝前的方向,朝后的部分不仅能量低,强度也弱。赵忠尧独辟蹊径,决定在朝后的方向测量,结果获得了清楚的“特殊辐射”的信息,并且准确地测量到了这种特殊辐射的能量为0.5兆伏,大约等于一个电子的质量。后来人们才意识到,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成果。

赵忠尧把他的研究成果写成了第二篇论文《硬伽马射线的散射》,于1930年10月在美国《物理评论》杂志上发表。在赵忠尧的论文答辩会上,他的论文得到了教授们的高度评价。这时,密立根教授却翻起了“旧账”。他笑着对教授们说:“这个人不知天高地

厚。当初我让他做这个题目,他还说要考虑考虑呢!”密立根教授的话引起了在座教授们欢快的笑声。谁都听得出来,密立根教授是在用一种幽默的方式,表达他对赵忠尧和他的论文的赞许。当然,他也不掩饰自己的得意之情,毕竟是他培养出了这样一位优秀的学生,并为他选定了这样一个题目。

的确,除了传道授业解惑外,密立根教授还从各方面给予赵忠尧很大的支持,因为有他给赵忠尧写下的评语,赵忠尧才得以获得宝贵的奖学金。密立根教授还在自己的专著中,多处引用赵忠尧的论文,这对于赵忠尧确立在学术界的地位是很有帮助的。赵忠尧和美国科学家及美国人



《旋梯》 邢俊勤 作

品鉴

转换

王亚中

用澳大利亚批评家强·麦克当纳尔特的话说,邢俊勤是一位行进在两个世界之间的艺术家,他用自己特立独行的艺术思考和方法,把军事绘画的符号巧妙地进行了艺术语言的转换。齐忠亮也曾评价:“邢俊勤对生活、对战争、对人性的思考及其在作品中的表现,让我再次感受了思想对作品的意义”。

邢俊勤的“迷彩”艺术符号覆盖的是背后广博的人文情怀和平等的学术历史观。“迷彩”的属性在他的作品中发生了温情的质变,它的形式意味与符号价值转变成一种质感丰富而色彩绚烂的双语关。许向群对其作品赏析中提到:“邢俊勤把迷彩图案作为文化资源和视觉符号放回到艺术生态中,将题材的决定性因素放回到普通的日常景观,是实现生命质朴关怀的一次成功尝试”。

回味

吃货的往事

白松青

年少时,我确信自己就是一个地道的“吃货”。调皮、闯祸、写不好作业、没有记性,大人们数落我时,信口拈来的话,总和吃挂上钩:咋就一颗吃的心?吃饭咋就忘不了?就知道吃。我觉得大人说的也对。比如上学时间再晚,也要将那碗稀粥喝得不剩一粒米。上学路上就我一个独行侠,反正已经迟了,犯不着心急火燎地赶路。其实有时多跑几步就不会迟到。点名册上我迟到的红杠杠最多,老师经常让我回家叫家长。我心里就抱怨:本来早就到了,还让我多跑一趟,那点稀汤寡水不耐饥,不到中午又饿了。

放学路上我总是盘算着,中午家里会吃什么。炒肉?饺子?还是大米?明知实现不了,却也要颠来倒去想象其美味。最有可能是姑姑、姨姨、舅舅光临,改善伙食。其实我这个“吃货”徒有虚名。那会儿,仅有“吃”没有“货”,一日三餐,饭菜里少油寡味,高蛋白、高热量的食物少之又少,现在看来非常普通的食品当属奢侈品。饥饿困扰,我经常奇思妙想,想方设法去获取果腹的食物,在吃上面充分发挥有限的“聪明才智”。

深秋第一场薄霜覆盖大地后,田野变得萧瑟冷清,窑洞顶上的青草干涸了,被秋风打成结,一蓬蓬一簇簇地散落在我家院子里。寒冷的日子,穷人家的孩子顶着寒风“赶场”——备好冬天御寒的柴禾。我和弟弟一趟趟地去离村子四五里远的矸石山,捡拾夹在里面的炭块。俗话说“有米吃在

伏天,有炭烧在数九”。秋天是我们努力苦干的季节,百十斤重的担子把我和弟弟压得踉踉跄跄,通红的脸蛋上一道道污黑,腹中空空,更加渴望吃物补充能量。

有一次,不到家门口就闻到爆米花的清香。我和弟弟像虫一样,把担子撂在一边,兴冲冲地看着爆米炉子闪着红光,不时地砰一声闷响,一茶缸玉米倒进去,足有半袋子爆米花出炉,爆一炉3角钱。看到小伙伴们捧着玉米排队,家里大人都不在,我们口袋里搜不出3角钱,只有羡慕别人的分。灵机一动,我凑过去和爆米花师傅协商:给你半筐子炭,你给我们爆一炉?平生头一回“以物换物”做成一笔交易,我和弟弟终于吃上香脆爽口的爆米花了。妈妈得知实情后,笑骂我,就在吃上头动脑筋。

村里的供销社中午不关门。爸爸给我两角钱打发我去买一盒“风竹”或者“绿叶”香烟,都是1角4分钱一盒,偏巧那天中午供销社不开门。看到供销社门口有村豆腐坊的人在卖豆腐,原来他们把豆腐做糊了,供销社不收购,只能就地处理。我围着看,听他们不停地吹嘘,做糊的豆腐多么货真价实,多么实惠,比好豆腐价格便宜一半,又不要票证。我不馋这类食物,而是觉得有便宜可占,爸妈肯定会表扬我。于是,毫不犹豫把两角钱买了豆腐,兴冲冲一路小跑把豆腐捧回家。岂料,爸爸根本不听我解释,看见香烟变成了糊豆腐,一巴掌朝我屁股上打来,我

扔下豆腐夺门而逃。

夏天割草冬拾炭,若无活计挂心头,便是人间好时节。农家孩子一年四季繁重的体力劳动,身体迫切需要营养补充。我们只能就地取材,钻空儿去偷吃队里的水果,西红柿、黄瓜也不放过。夏天,我们给队里割草,一分钱一斤,一个夏秋,能挣几十块钱。我们故意到果园附近割草,看果园的财大爷一个人根本看不住我们,我们几个小伙伴声东击西,泰平比我大两岁,每天割草我俩形影不离,他和财大爷故意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,吸引注意力,我则爬到果树上摘果子,我俩联手作战四五次,好不开心,直到我从树上掉下来,惊动了家里人……

有一年秋天,天气依旧闷热,一上午我割下30斤青草,空着肚子,身上软软的,步子也迈不开了。回到家,看见妈妈准备做酱的一篮子西红柿。我一口气吃了几个,满血复活。吃过中午饭,美美地睡了一觉。我媽下地了,我又想起那一篮子西红柿,不时拿上吃一个,弟弟也跑来帮着吃,主要是我吃的多。晚上媽下地回来,发现一篮子西红柿见了底。一个半大小子,一天把17斤西红柿吃掉,这需要多大的胃口?

如今市场上各样食材、各种零食多得眼花缭乱,孩子们反而无从选择了。我现在总算明白,正如作家梁鸿所说:想象一种吃,就是在想象一个世界和一种生活方式。它与记忆、成长、离开、归来、故乡等等一切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都相关。

山西教育出版社

104

边东子 著



《中关村特楼》节选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104

张卫平 著



《红色银行》节选

张干丞几个就决定把钞票发行的时间定在这年的新年上。

那一年的新年正好又下起了雪。雪不大稀稀落落下来。远处白茫茫的,田野上、山坡上都是上次留下来的雪,现在白的细绒绒的新的雪又覆盖上去。

孙家大院门口扫出一大片空地,空地上摆着一长排桌子。桌子上除了摆放新钞票外,为了壮大声势,显示银行的实力,刘象庚还特意从地窖里把那几个五十几两的大元宝搬出来。这些元宝十分罕见,在周围大雪的映衬下越发显得与众不同。大元宝旁边是一摞一摞的白洋。

刘向庚把这些钱摆出来,就是想告诉大家,银行有的是钱,银行的票

子大家放心使用,想什么时候兑换就什么时候兑换。当然了董一飞打发十几名游击队员赶来警戒,他们要确保银行资金安全。

一群一群的人们拥到孙家大院门口。

有的来看稀奇,有的看桌上光闪闪的大元宝,有的看农民银行发行的钞票。

这天晚上,张干丞、牛照芝、刘象庚几个在复兴隆酒楼上喝酒。银行成立了,钞票也终于印了出来,他们几个要庆贺一下。牛照芝早就从蔡家崖赶过来,参加了上午钞票的发行仪式后,就回到复兴隆酒楼准备晚上的聚会。

他为刘象庚高兴,也更为银行高兴。

小说